



09132

讀

詩

經





讀詩經卷一

肖巖趙良壽著



國風

窈窕淑女

淑女者孰謂謂后妃也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  
專之善女毛傳甚明故朱子從之後儒牽于小序以  
關雎為后妃求賢之詩果爾則詩為后妃所自作極  
其美不過不嫉妬耳何若作自宮人之美后妃而文

讀詩經

卷一

王所以刑于妻化其摯御以為王教之端者俱可想  
見歟且合末章觀之琴瑟房中之奏夫人以事其君  
子鐘鼓廟庭之奏君與夫人以祀其先祖使淑女非  
后妃而合堂上堂下之盛樂以友樂之不幾于嬖寵  
匹嫡乎吾讀雅之大明將言天命集于文王必詳述  
其洽陽渭涇之發祥納采親迎之成禮誠重之也說  
關雎者顧舍文王之求正嫡而美后妃之進小星何

歟

云何吁矣



詩生于思思之不得而形爲吁則其鬱結于心者自  
此已深亦自此可止未至此而止者唐棣之所誘爲  
室遠也至此而不止者澤陂之所涕而滂沱也非后  
妃之性情何以立用思之準歟

公侯腹心

干城以扞其民詩所謂予有禦侮是也好仇以弼其  
政書所謂矧惟若疇是也至于腹心則湯之君臣一  
德武之十亂同心得此于武夫爲尤難然而赴赴之  
貌本于肅肅則其陶鎔于緝熙敬止之中者深矣外  
讀詩經

卷一

二

傳謂文王卽位詢于八虞以南宮括之能迪彝教而  
與達忽等俱在虞官其卽自置免中來者歟

漢廣汝墳

自關雎以迄螽斯皆歌后妃之德言周足矣南者何  
也從其詩之得于南者舉一漢廣而雍梁荆揚統此  
矣舉一汝墳鬢鬢乎及于究冀矣特繫二詩於桃夭  
浮莒之後使讀者言周而不得不益之以南也然始  
而北出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不見于象簡而  
必俟諸大武則南亦自後人名之非文王之心也



父母孔邇

毛傳孔甚邇近也不言父母爲誰繹其意則文王也若謂行役者之父母則庭除本非遠境何須言邇其言邇且言甚邇者正以其人遠而恩近不啻膝下之瞻依非文王而誰謂哉或謂汝墳詩人以文王爲父母是怨紂而親文王爲文王所大懼然率諸侯以事殷紂正藉文王以釋天下怨叛之心何懼焉且文卽懼而大化流行能阻天下之嚮風慕義乎

維鳩居之

讀詩經

卷一

三

以鳩居鵲巢與夫人之德地道无成寧拙無巧也牝雞所以亡殷哲婦所以傾周皆與此詩之義爲反對于以奠之宗室牖下

毛鄭以奠設蘋藻爲教成之祭集傳獨從王肅謂大夫妻能奉祭祀者蓋以后妃及夫人及大夫妻上下相承皆感于文王齊家之化也雖禮有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教于宗室與此薦奠之地頗同然曾子問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內則云夫婦皆齋而宗敬焉安在大夫獨私祭于三廟而



其妻不得薦豆于大宗之室乎箋又以牖下在戶牖  
間之前以昏禮設几筵于戶外証此祭之爲教成然  
戶外之西可謂牖下室中之與亦可謂牖下詩不云  
與而云牖下者以下叶後五與女字爲韻耳據禮推  
之毛鄭雖有所本不如肅義爲長或曰季女少女也  
古者五十而後命爲大夫不應其妻年猶幼弱然大  
夫無冠禮而有昏禮鄭注特牲謂或改娶倘亦老夫  
得其女妻者歟

委蛇委蛇

讀詩經

卷一

四

古者君臣在朝同服羔裘而以素絲飾之卿大夫禮  
自宜然所可美者惟在委蛇蓋委蛇見于山公門入  
私室之時則必其靖共于在朝者返驗諸心直無可  
愧耳使非供職無愆而徒爲舒泰自得之貌是孫林  
父之衡而委蛇也識者譏其折矣

迨其謂之

迨其吉迨其今欲及時耳迨其謂之則遣使者以通  
言如儀禮所載昏辭是也使謂嫁娶之後期而男女  
相與約定則召南幾與溱洧等矣周禮仲春之月令



會男女奔者不禁雖遭喪禍而無夫家猶必官爲會之不得自主况嘉禮之爲始婚者乎故謂之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則標梅雖女子所自作未嘗有乖于正但不如桃天之婚姻以時無煩憂望耳

何彼穠矣

此東遷以後之詩也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明與春秋所書王姬歸齊事相脗合故集傳雖用古註而猶存或說以疑之顧其詩何以列于召南也意者關雎鵲巢美夫人樛木小星美夫人卽美妾媵麟趾美公子

讀詩經

卷一

五

公姓并及公族一家之仁賢盡矣未嘗有一言及于女子子而此詩獨美王姬且其所美在肅雍直與顯相多士秉文之德者無殊焉故後人亦爲之推本文王而附錄其詩于召南之末其或然乎使謂二南經周公制作時所手定當無文武以後之詩彼甘棠之美召伯不顯在康王後哉

薄言往愬逢彼之愆

愬而逢愆卽離騷所謂女嬃嬋媛申中詈予者欲其貶娉節而競周容也顧求容非所以事人屈節尤非



所以持已雖使覲閔受侮爲羣小所共憎甚至兄弟天性之戚亦無相爲慰藉之詞婦之見棄于其夫如屈原之君臣者亦窮矣乃惟反之于心而貞于一求之于儀而富且閑道變而能守之以正列女中可多得哉故集傳用劉向之說而疑其詩爲莊姜所作非莊姜何足以首變風

實獲我心

古今同此身世也同此心理也人能以古道反求諸心則涉世雖艱責躬自厚理得而心安矣莊姜所見讀詩經

卷一

六

及此卽不怨不尤之君子然則首章所爲憂者何也憂其君之嬖寵匹嫡將爲亂階也

燕燕于飛

春秋書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實隱四年春三月也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則此詩當作于春秋之交正元鳥來歸之候故因所見以起興婦人送迎不出門而莊姜獨違禮遠送之者蓋以戴嬖之歸將藉母家以討賊莊姜與之定謀于野而石碣遂得因陳以殺州吁此非有塞淵之心溫惠淑慎之德不見疑于賊



黨烏能從容去國爲衛定難爲完復仇乎其終之以  
先君之思者蓋不欲以州吁之寵追怨莊公所以昂  
姜者厚矣

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人祇見人之過而不見己之過其過多矣况君親乎  
爲臣而不能格君之非不可謂忠爲子而不能論親  
于道不可謂孝故拘姜之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  
明凱風之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式微式微胡不歸

讀詩經

卷一

七

黎在衛西而爲狄所逐寄居於衛衛不能如晉景之  
治兵畧土立黎侯而還熒澤之敗肇于此矣當其時  
王命不行戎狄橫熾小國見吞而羈旅狼狽者當復  
不少式微旄邱所以著霸業之將興也

新臺

甚矣新臺之工于爲刺也衛宣之數倫非國人所當  
斥言以惡疾比之宜矣而於惡疾中獨取不能俯之  
遽條見宣之有愧于伋也其卒章曰得此戚施則併  
舉宣之仰而有愧于莊者刺之若曰彼于莊且然况



汲乎然驟而讀之而未知其爲宣公也迨徐思夫兩疾之相反而適相兼以是歎其言之微而顯矣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不言父而言母者女子之心惟母知之最悉今不見諒而欲奪之則能諒者惟有天耳故呼天以自矢毛鄭以天爲父迂矣千古婦道之貞始見于此聖人以之首鄘風者亦猶周易下經首咸恒而於恒發從一而終之義也

定之方中

讀詩經

卷一

八

此詩與公劉遷豳規模畧似但一則闢地以興邦一則依人以立國其本甚不同矣而詩顧美其順天時相地利興禮樂勸農桑終之以秉心塞淵蓄馬繁庶幾欲以風而擬諸雅者蓋衛自東徙渡河遺民僅有五干非文公勤而撫之康叔幾不血食故國人於幸得生息之時追頌其中興之業未免溢美亦繼亂者易爲功也

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夫人能知大夫之守義以阻其歸寧大夫不知夫人



之憫衛以代爲求援故旣以穉狂責之而不得不自表其心之所之也當其時義宜救衛者莫如宋與許許旣弱小無力而宋第迎戴公以廬于漕而不能攘狄又何足因則夫人所欲之者必在齊矣蓋救邢者齊平魯難者齊皆赫然爲前日事使許能以衛事赴而愬之又焉用以婦人而謀乞師于大邦故懷歸者所以激許也厥後齊以會櫜之諸侯城楚邱而許不與則許之百爾有愧于夫人多矣

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讀詩經

卷一

九

詩詠武公之德由切磋琢磨以底于金錫圭璧可謂純粹以精矣而必推及其戲謔者人情每易矜于嚴恪之時而忽于樂易之會大學自誠意正心而後猶有之其傲惰而辟焉者故必驗之戲謔而後見細行之無累于大德觀賓筵童叟之戒抑詩抱子之箴辭近于戲而秉禮納諫倍加嚴焉詩傳遺說所謂周之卿士去聖人近氣象自是不同者也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此雖棄婦歸過于人之辭而凡欲修德者聞之足戒



晉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季文子引此詩以規之則知家國天下皆當推誠相與勿二勿三否則外無以孚于人內先無以立于己矣故君子之爲學也必以忠信爲主 按此詩始而氓之旣而子之爾之此與上章獨兩言士蓋推廣言之以爲女之見誘于士者戒也包茅亦云吉士非如玉之貞幾爲所惑始曰蚩蚩此云罔極夫子所謂今之愚者詐也而士風不可言矣

童子佩鞶

讀詩經

卷一

十

朱子以此詩不知所謂而訓鞶爲決又引鄭箋爲沓且申之曰卽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大射諸侯之禮非士庶所得于則小序謂刺惠公朱子未嘗非之而卒不用其說集傳之旨微矣

之子無服

有衣而配以裳有裳而束以帶其服始全無裳無帶而終之以無服諷其無婦以整治之也而婦之急于求嫁則其無以爲食情亦可知貧窶至此人民有不能散乎讀此詩而知夫子之以富教爲衛策者憂深



而思遠也

木瓜

木瓜美桓先儒皆從序說至朱子獨疑爲男女贈答之詩者蓋不予衛人之以虛辭欺後世也衛爲狄滅而復能立國者齊桓誠有大德于戴文乃桓甫歿而衛文從宋伐齊殺長立幼瓊琚之報何存當其時邢人及狄伐衛援齊也亦憤衛也是桓城夷儀以遷邢邢誠不敢背德而衛終滅邢滅齊之與國倘其力足以舉齊將并滅之而向者漕邑之戍楚邱之封車馬器服之遺直忘之矣此集傳所以不從毛鄭而第據經以立義則報施之務從其厚男女也而寧不可通于君臣朋友之相與哉

此何人哉

厲王流彘宣室中興宗社邱墟皆起于幽之內寵而成于平之東遷也詩人不斥言之但呼天而追問致此之爲何人雖痛心疾首曾無貶黜之詞怨誹不亂固小雅之遺音臣子之義然也史記載箕子麥秀之詩直目紂爲狡童視此詩少含蘊矣其後人僞作歟

讀詩經

卷一

十一



君子陽陽

此與衛風簡兮之詩畧同簧者笙管之舌執簧卽執籥也翻者羽旄之屬執翻卽執翟也由房由敖卽在前上處之序陽陽陶陶卽赫如渥赭之容也但彼爲一人自譽之辭而此則相招以祿仕是君子而沉溺下僚者愈多矣周轍旣東美人不作吾恐微祿之尚不足羈其身亦如魯諸伶之入河蹈海而不返也

何嗟及矣

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婦而以饑饉見棄

讀詩經

卷一

十一

事之可嗟孰甚焉谷風之詩曰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今雖欲黽勉有無相與爲生而業已化離計無所及則惟有啜泣以逮于死而已此未始非其夫之不良而卒以時之艱難不淑曲諒其人以固窮于己何其厚也雖然婦之厚夫之薄也民之薄上之過也序所謂閔周者以此

有兔爰爰

朱子於兔爰之序惟取君子不樂其生以予讀之非祝宗祈死之言蓋用晦全生之道也張置待兔雉羅



其災卽贍卹所謂此宜無罪汝反收之彼宜有罪汝  
覆脫之政刑紊亂君子尚可昭揭于時耶其曰無爲  
無造無庸蓋末俗之刑不徵于律而以意爲輕重鍛  
鍊羅織文致其罪及爰書旣成吏自引以爲能而人  
主且酬之以厚賞下爲之造之而上庸之其凶禍有  
百倍于我生之初者手足無所措則戒之以無叱憂  
患生于識則戒之以無覺理亂或聞于耳悲憫不釋  
于懷則戒之以無聰謝絕人事閉戶獨寐并不如君  
子陽陽之猶得爲祿仕也嗚呼禍之中人惟獄吏之

讀詩經

卷一

十三

上下其手者爲甚此刑書之鑄使民顯有徵信子產  
所爲救時而叔向譏之誠迂遠而濶于事情也夫

葛藟

葛藟用意與常棣同蓋有不得于兄弟而勉爲親之  
之詞也風俗衰薄人情悖謬往往舍己之兄弟而以  
他人爲兄弟以他人爲兄弟則必以他人之父母爲  
父母顧旣非天屬之戚我父母彼而彼肯于我乎固  
不如己之兄弟迫禍患而不忍相棄也嗟乎自角弓  
與刺幽之胥遠民俱效之而葛藟詩人能知兄弟之



不可終遠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所爲綽綽有裕者矣  
以此見周道親親文武之德教未遠戾于人心而東  
遷以來猶能依晉鄭以建室名于天下也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此王風之近正者也然淫奔本非夫婦而結生死之  
誓則能革其面而未能革其心矣倘此大夫不幸去  
位而後無繼之者則不待死而同穴而生已不必異  
室以視桃夭之女子及時而賦于歸者其風俗純漓  
爲何如耶以刑政威其民使畏而不敢犯在鄭子產  
讀詩經

卷一

十四

已優爲之何必古之大夫甚矣小序之迂也

緇衣之宜兮

不言皮弁而言緇衣者以鄭桓父子爲周卿士入朝  
于王之時暫而退適治事之時多也衣而曰宜則人  
稱其服禮所謂文以君子之容實以君子之德者賢  
可知矣周人愛其賢旣於適其私朝而願爲之衣又  
於還其采邑而願授之粲不必有其事而曲寫其誠  
豈第杖杜之所云中心好之者乎孔子刪詩以鄭風  
之淫亂而冠以緇衣之篇蓋示後世學者以賢賢易



色之道焉

戒其傷女

自謂無傷而傷之者至理之常也叔多材好勇雖啗人之凶誠無如叔何然以莊公之猜忌未嘗一日忘叔顧恃其射御之能相從于田而徒手搏虎以獻烏知有耽耽焉伺其旁如虎者乎戒其傷女詩人蓋隱諷之而叔恬不知戒欲無及得乎

舍命不渝

灼知天命而處之不渝則能臨利害而不淫當生死

讀詩經

卷一

十五

而不亂托孤寄命雖百里優爲之况小國乎傳載韓起聘鄭鄭餞之于郊六卿皆賦而子產獨取羔裘美宣子亦隱示以邦之有人此鄭所以介晉楚之間而能持禮以斥所求不爲大國鄙邑者也魯論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其所學有本矣

有女同車

鄭昭之始而出奔終而見弑皆受制于強臣非失德也左氏牽于成敗之見而載祭仲無援不立之言以著其所以見逐說詩者遂據之以釋同車彼見詩中



兩言孟姜故爲傳會其事不知彼姜孟姜亦猶陳風之彼美淑姬云爾孔氏謂黃帝姬姓神農姜姓後嗣盛昌每多美女故傳引逸詩亦曰雖有姬姜蓋以此爲婦人美稱而豈必實指其人乎昭之始却齊婚文姜也實殺魯桓其繼辭者雖未知爲何女而考其同時衛有夷姜宣姜魯有哀姜車服盛飾則有之而可爲德音不忘者耶使昭受昏于齊亦必不免于禍蓋大國雖可繫援豈能常藉其戍守之力以制國之權臣况鄭如祭仲高渠彌等皆以梟獍之心習于鄭莊

讀詩經

卷一

十六

倒行逆施之事其視置君直如奕棋而昭以柔懦臨其上遂至身弑國亡其事誠可矜憫吾不知詩人何忍刺之

狡童

序以此詩爲刺忽不能與賢人圖事然忽嘗惡高渠彌君子謂其知所惡旣知所惡寧不能知所好使當時果有賢人憂國思君至于不餐不息則忽將倚之爲耳目腹心以內防高而外拒突豈肯恣然不與言食哉則知序說誠不足憑案鄭風言狂童狡童者非



一朱子皆斷爲淫女之辭非淫女則端莊靜一必不爲戲謔以動人也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

士列鄉校之中是已出小學而入大學隸其名于司徒以待朝廷之任用者何至輕儇放恣畧無容止可觀其有往來城闕徒以登高望遠爲樂者正狹邪之行耳說詩者以此爲刺學校廢然學校詩書禮樂之地卽鄭人遊之亦以清議維持國政燕僻之士聽其不來可也何爲思之不置乎集傳改爲淫奔之詩正讀詩經

卷一

十七

於挑達斷之而一日三月思慕之切恐亦惟男女之際爲然

聊樂我員

夫婦人倫之始惟敬乃以厚別如曰聊以樂我不幾褻乎然亦有賢而可樂者夜旦之相警則樂琴瑟之靜好則樂出其雜佩以結賢人君子之歡則尤樂樂出于正其人固亞于雞鳴之夫婦矣然雞鳴言婦而此詩言夫女子秉陰其性多靜男子秉陽其性易流旣明有如雲如茶觸于其目而不動于非禮之色自



安其貧陋之風固非有定性者不能似此尤爲勝于彼也誠不意于淫風大行時得之

無庶子子憎

不敢取憎於羣臣而警君以早起其與宣后之脫簪珥以待罪者何殊有宣后而王亦勤于問夜矣豈至有荒淫如哀公者意此詩非哀公也不然則是無賢妃也不然則是哀公以規爲瑱也國史何取此以冠齊風殆以見齊之淫于色而猶有此詩云

不夙則莫

讀詩經

卷一

十八

事之密勿貴其有常人之精神求其可繼聖人純亦不已君子自強不息秩秩循循豈在夙也不當夙而夙則必不當暮而暮久且舉其事而廢之東方未明刺夙耶直刺暮也

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人情務遠大而忽近小心馳于百世之上六合之外而耳目前轉多失之彼固自恃其少壯之力思之無不得也然總角之穉子條爲冠弁之成人不轉瞬耳老大傷悲亦何能及玩未幾突而語吻蓋警人之始



而有誤終于無成者不泥齊襄而義得該之

齊子歸止

南山曰由歸歸魯也歸魯正也敝笱曰歸止歸齊也歸齊非正也總名之曰齊子特著其爲僖之子襄之妹也敝笱言其從者之多載驅言其車馬之盛率其從者乘此車馬以消搖于通道大都衆人皆曰齊子也魯莊獨未之聞耶

園有桃

桃菓之賤者棘棗之短者喻小人也桃棘以爲穀食

讀詩經

卷一

十九

是小人而居高位誰與佐吾君興道致治此詩人所以憂而行歌也彼不知者反以小人爲是而嗤之以驕矜罔極是猶見蒙鳩之繫若而不知風至則若折其不思也實甚倘能居安思危則必代憂其憂而或有上告其君以進賢黜不肖者此治亂存亡所尤關也徒曰儉嗇固陋遂足以滅國乎哉

莫我肯勞

我黍我麥我苗皆我積終歲之勞而成者也女乃不以爲勞而盡取之此在伐檀之君子或可安於窮餓



而民能無去而之他哉魏風以碩鼠終見失國者之必由于失其民也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命者桓叔以孽傾宗與潘父謀而私相使令之辭國人聞之而不敢告蓋深知昭侯之微弱力不能制桓叔而輕發其謀適足啓釁于強臣而益以速君父之弑也其後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國人發兵敗桓叔之師共立昭侯之子孝侯而誅潘父則當聞命不告之時其積怒宿怨而欲刺刃于讐人之胸也固已久

讀詩經

卷一

二十

矣上二章追述其封邑之初不以桓叔爲臣而奉之以諸侯之服美之以君子之稱託之以同樂共憂之意如兩國之相與然而奸雄因而生心宵小從而附勢蓋咎昭侯之不愼厥始以自貽伊戚也

不如我同姓

常棣專言兄弟而此由同父同母以及同姓見凡爲親屬皆宜篤厚其恩以求欤比蓋常棣爲管蔡作而欤杜或有感于獻公之世盡殺羣公子及驪姬之讒詛無畜羣公子故推廣言之乎說者見此詩在揚水



以下無衣以前遂謂刺其君不親九族將爲沃并夫沃之必并晉勢也而晉自昭侯不敢臣其叔父厚矣歷孝侯哀侯以及侯緝皆爲曲沃所虜殺彼安得九族而親之

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思及其居則非百歲以後永無歸期矣生不相見而死得同穴亦又何益而詩顧爲此無益之思者正恐其肝腦塗于白刃不得歸先人之邱壟耳思之深言之慘也人君好戰之害其民甚矣哉

讀詩經

卷一

二一

今者不樂逝者其耄

此及時行樂之意與唐風之蟋蟀山樞大旨畧同但彼出于里黨而此行于朝廷則其和樂簡易畧君臣之迹而締朋友之情其相與乘時有爲開國之規模于是乎在觀月令夏而飲酎冬而飲烝皆用禮樂呂氏且本此詩以著爲嬴秦一代之政典矣

小戎

首章言車而環驅陰韜則詳車之所以駕馬者二章言馬而及龍盾是所以衛車者三章言兵而備弓矛



是所以殺敵者軍制詳矣乃言鎔者三則鞠也輶也  
錚也言文者一則茵也言有苑者一則伐也特取其  
華美之飾以况君子雖當兵凶戰危而有溫溫之德  
秩秩之音安閒鎮靜而有以屈人之兵敵王所愾蓋  
襄公所用皆西岐之舊人沐澤者長則赴義者決而  
說者徒美其武勇以爲真秦之風淺矣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

送舅氏而思母痛母之有志克成而先亡也傳載秦  
伯欲納重耳公子繫阻之及惠公入而失德穆姬怨

讀詩經

卷一

二二

焉則追悔其不納重耳者情也迨惠公卒秦召重耳  
于楚與之燕而納之秦伯賦鳩飛其曰念昔先人者  
註謂念晉先君洎穆姬也是穆姬之厚于重耳秦伯  
且思之况其子乎而晉卒有殺之役以至兵連禍結  
數世不休其亦不念先人甚矣

穀旦于差

兩節

繫鼓值羽不拘冬夏之時而此則擇吉日良辰以遊  
于原野若爲鄭重其事者必其假祈攘之名以偷歌  
舞之樂亦如新鄭之俗三月上巳託爲祓除不祥而



采蘭于溱洧也及其以驟而邁則男女偕行而淫亂生于其間矣視爾如菽伊其相讒也貽我握椒贈之以芍也此在上之有情無望者誠不意其流弊至此而流弊必至于此可畏也哉

墓門有梅

全節

細玩此詩當是女賢而配不良故託爲梅與鴉之善惡不相入者作歌以訊其情而不見答亦猶衛風所謂胡能有定寧不我顧者但夫婦之義非可終絕故復示以及時而思無俟顛倒之後追悔無從也若陳讀詩經

卷一

二二

佗殺太子而自立篡弑之惡無可遷改故春秋直書蔡人殺之耳誰爲訊之又何有顛倒而思之按詩中多以析薪喻娶妻首章斧以斯之蓋追述脾合之初國人皆知其不良而婦特未之知耳

誰侑子美

毛傳侑張誑也本爾雅釋訓郭註幻惑欺誑人者是讒言也考史記陳宣公有嬖姬生欵欲立之而殺太子禦寇則信讒容或有之然未知此詩之必指宣公也則姑以子美託諸空言而取其切切惕惕思患預



防之心焉可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

日出之初正人君視朝之節而光已射其羔裘是臨朝聽政之日少而逍遙遊燕之時多故此章不言狐裘而狐裘之美更可知也傳載蔡昭侯爲兩裘兩佩以如楚一以獻王一以自服子常欲之而拘蔡侯今檜君之裘如膏有曜豈不顯觸于鄭武之目哉是何異慢藏而誨盜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

讀詩經

卷一

二四

曰庶見是未見也未見而設言其祥祭之服設言其哀遽之情設言其毀瘠之貌時無行之詩獨詳之蓋欲存此禮以自責而并告天下後世之爲人子者

麻衣如雪

禮大祥素縞麻衣註云麻衣深衣也今麻衣而如雪是不純以采而純以素人君失國則服之傳載天王出居于鄭凶服降名禮也當此時而居處無常棲息無所將欲稅駕于何方乎與其急而用我不如早歸于我尚可圖存也此詩人之憂國情深悚以危亡之



禍動其遷改之心誠恐如蜉蝣之朝生而暮死焉

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禮天子諸侯元端朱裳大夫素裳士元裳黃裳襍裳諸侯之子視士裳不用朱故毛傳訓朱爲深纁以君大夫士祭服皆元衣纁裳也然本文言朱不言纁亦無尊祭服之意則此色之孔陽者特奉爲幽公之裳嚴氏以爲不敢言公而託諸公子者得之

二之日其同載纁武功

武而曰功捕獸亦以威戎也當遷幽之初已備三軍

讀詩經

卷一

二五

此特大閱以纁之但成軍祇用正卒故篤公劉曰三單于田兼及羨卒故七月曰其同二詩正互相備

鴟鴞

朱子於鴟鴞遵用毛傳及與蔡仲默論金縢則曰辟讀爲避當從鄭氏竊思武王崩成王居喪周公以冢宰聽政而管叔流言蓋以周公居中已獨處外意有不平故測公以不肖之心謂將有篡立之事而未嘗顯害於宗祏也公豈肯以謗已之故而殺其兄况流言者如水之流未知其所自來在公亦不忍料其出



于三叔安得遽興師旅以討之惟有引罪自避如後  
世人臣之待于郊以聽命者迨居東二年流言之情  
已露王心之惑猶存公懼其啓小腆以間王室故作  
鳴鴉以自呈其手口卒瘞之狀而導以風雨飄搖之  
防及成王感天變以迎公而羣叔懼罪挾仇敵以外  
叛於是有大誥之篇有東征之役破斧缺斨乃得管  
叔武庚而誅之也此揆之于情理鄭箋有可從者特  
其誅公官屬事不見于經史未免啓後人攻辨之端  
豈得并其居東之說而疑之乎或者謂既取我子似  
讀詩經

卷一

二六

爲誅後之辭不知叔以懿親而搆蜚語以危骨肉斷  
以王法罪在不赦取之云者蓋歸咎于武庚之煽禍  
以陷叔于死地耳若叔旣誅則武庚亦誅又安得曰  
無毀我室乎然則集傳謂鳴鴉作于誅叔後者固朱  
子自謂始從古註後來思之不然者也第詩傳已行  
不及追改故與仲默論書而反覆詳言之以示後之  
學者

四國是皇

東山四章不自表其誅亂之意而四國是皇則自軍



士言之破斧三章不自述其從征之勞而我心西悲  
則自周公言之顧周公聖人其推赤心置人腹中仁  
智固然而披堅執銳之徒何以能知周公之心不爲  
一己而爲天下豈非三年中陶鑄爲深乎過化存神  
於此見之

讀詩經

卷一

二七

09132



